



惊魂赤血剑

过江龙 著

惊魂赤血剑

哈尔滨出版社

夜——

静静地拥吻着万物，它黑暗的手掌，抚摸着大地，同样也抚摸着山清水秀的西子湖。

此时，银辉满地，万籁俱寂，天色将近午夜，沿着湖畔，有一条碎石铺成的小径，经过了鞋履的践踏，发出清晰的“沙沙”声响，在这沉静的月夜里，声音听来显得分外的刺耳、凄凉与孤独。

月光由密密麻麻的柳隙间泻漏出来，虽然已是如此的软弱无力，但朦胧中，依稀可以看见，此刻正有一面孔，瘦削而清癯，背插古色长剑，身穿杏黄道袍，年约五旬左右，银须飘飘的老道士，踏着朦胧的月色，披着凉爽的晚风，低着头，负着手，慢步缓缓地走着，走着……

这孤独的老道士，并非等闲人物，原来就是被当今武林尊为泰山北斗的一派武学大宗师，“武当派”第七十二代掌门人紫阳真人。

忽然，他轻轻的喟叹一声，停下了脚步，月光

下，只见他满脸忧悒之色，两道斜飞入鬓的长眉，竟已锁上了一个愁结，嘴唇嗫嚅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人生不死，犹如朝露，春来秋往，岁月似尘土，真是人生十载有几何……转眼之间，我接掌武当门户已廿多年了……唉！今宵中秋午夜，又临当今武林鼎足三大门派，在西湖‘三潭印月’处，印证武学的第三次盛会了，想不到前两次的比武我都输了，而且还俱是名列最后。唉！武当数百年来，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威望，尽毁之于我的无能……廿年来，眼看少林、华山两派，手持‘武林帖’，指挥天下群雄的得意神色，实在真叫人汗颜无地，愧对师门……倘若这次比武，再不能够夺魁，唉！也只要一死以谢师门浩浩之恩于万一了！”停了停，愁眉更是紧皱，脸色也越加凄怆，虎目泪光滢滢，声音有点发抖，又喃喃自语道：“我自己的生死，虽然毫不足惜，但是……但是身负血海深仇的恨儿，却又该如何是好呢……唉！真是叫我生亦痛苦，死亦痛苦，除非今宵能够争得‘武林帖’，不然怎么叫我有脸回武当山呢？”

他满腔悲痛无处发泄，右手指向旁边略伸了伸，住一枝倒垂的细弱树条，漫不经心的稍微一用力，体内雄浑无匹的内家真力，却已由指端传出，但闻一

“啪”一声脆响，接着又是一声“砰”然巨响，砂石

飞扬中，只见——

那枝细弱的柳条未断，但这棵有海碗粗细的百年大柳树，却竟已齐根折断，栽倒在地上，断处犹如刀削一般，平滑如镜。

紫阳真人木然呆望这棵已断的树，出神了良久，心中慢慢的感到有些厌恶，不禁张嘴狠狠地唾了一口，涎水飞溅中，地上那棵古柳的粗干上，竟然应声呈现出无数小洞，涎液居然深深的嵌人在里面。

他两次无心中，所微微显露出来的绝世功力，真可谓惊世骇俗，吓人之极，若非亲眼所见，试想又会有谁能相信，世上竟有这样武林高人呢？

看来，他本身功力，已达登峰造极、炉火纯青之境界，能够化神还虚，以气杀人了。

他却鄙夷轻蔑的冷笑了一声，心中竟自嘲道：“这又有什么用呢？唉！想不到我空负一身绝世武学，但却限于昔日之誓言，变成有翅难展，对敌时竟一点也不能施展出来，唉！不然廿年来，三派两次比武，怎会就眼看指挥武林的无上信符‘武林帖’，被他们得去执管呢？唉！真是……”

骤然，他的沉思，忽被身后一阵衣袂响声所惊醒，心头一震，急忙转身一瞧，不禁又是霍然大吃一惊。

只见十数丈外之远处，正有一身着月白僧服，颈

挂念珠，右手倒提一支金光流照的佛门禅杖，岸然出尘的老僧，身驱似天马行空，布芒竟然离地半寸有余，脚下居然点尘不染，飘飘御风，迎面疾飞而来。

紫阳真人见状，不由长眉紧皱，暗自发愁道：“真想不到，仅仅十年之间，这老和尚的功力，居然已臻‘御风飞行’之境界，看样子今宵自己难免又要落败……”

他心念未了，一阵飒然微风，那老和尚已乘风来至面前，双手合十，满面笑容，说道：“紫阳道友雅兴可真不浅啊！以月为独，超然迎风赏游，雅人深致，真是羡煞、羡煞老衲了。”

紫阳真人淡淡一笑，单掌当胸，回礼道：“慧悟大师，别来无恙，小别十年，大师功力精进不少，恭贺！恭贺！”

这慧悟大师不是他人，乃是当今武林中，声望最高的少林寺掌门老方丈，亦是上次“武林帖”的得主。

此刻，他闻言毫无骄傲神色，异常谦虚的笑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！道友真是太过奖了，老衲已近朽木之年，难成大器……”

忽然，他眼角一闪，瞥及那棵死柳，不由心头一震，身驱微晃，已来至树旁，俯身伸手一摸。

只觉断处滑不留手，再仔细一瞧，树干竟有无数深凹进去的小洞，滴滴珠水，在内闪闪生光，月光映

射下，美似嵌在皇冠上的点点钻石。

慧悟大师不但功力深湛绝伦，而且见多识广，此刻见状自然识货，不由心如鹿撞，又惊又骇，竟然当场楞住，暗自思忖道：“如果这是紫阳真人所为，那么，今宵‘武林帖’可就要转手易人，没有自己的份儿了……”

半晌，他强自抑制心中的惊骇与难过，摆出一代武学宗师的风度，起身笑道：“可佩！可佩！想不到在此短短十年之间，道友功力竟能一日千里，练臻竿头化境，看来今宵‘武林帖’非真人而莫属了。”

紫阳真人神情呆木，迳自垂手想着心事，对于慧悟大师所说的话，根本一点也没有入耳听见。

慧悟大师见他沉默不语，心中难免有些不悦，白眉一皱，宣出一声佛号，声如晴天闷雷，震人心神不已。

紫阳真人闻声，才从深思中惊醒过来，心知刚才自己必是失仪之故，不由十分歉然的朝他一笑，然后长叹一声，满脸愁容，又缓缓的低下了头。

慧悟大师心中一震，立即化不悦而为惊讶，开口诧异道：“阿弥陀佛！道友功力已参造化，无人能及，难道还有什么心事，故怀不下吗？”

紫阳真人闻言心中一动，犹豫了一会，才抬头悠悠说道：“大师，你我虽是派别不同，但却素来气味相

投，数十年之交，可谓莫逆。贫道等一下如果要是有事相托，想来大师当不致于会推辞了吧！”面色更是凄绝，眼中充满着希冀，神情十分紧张，静静地等候慧悟大师的回音。

慧悟大师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竟以一派掌门之尊，启齿相求自己，不由一怔，但随即豪气干云的哈哈大笑道：“既然道友如此看得起老衲，哈哈……难道老衲还能令道友失望吗？”心知这事必定异常重要，不禁白眉微皱，追问道：“不过，这是什么……”

“！”

这时，月明星稀，时正午夜，一声宏亮的钟声，突然由远处的灵隐寺内传出，声划夜空音澈霄汉，环山争相回鸣，好似万雷奔放，其响无比，震耳欲聋。

他们两人闻声，俱是大吃一惊，不约而同朝着湖心一望，不知何时竟已多出三点烛火。

慧悟大师见状，急急说道：“道友快走！了尘师太业已先我而至，再迟恐怕时间……”话声未毕，身形已自发动，脚下快似电掣风驰，疾朝湖中奔去。

紫阳真人大袖一展，身飘衣摆，不快不慢，始终跟在他身侧三尺左右，联袂而行。

两人功力俱是深厚无比，这一施展出绝世轻功，身驱犹如离弦之箭，逾电超风，霎时间，踏着水中的一片浮萍，渐行渐近，放眼望去——

烟波浩渺，荷花朵朵，湖心处隐现三块突立水中的小石塔（即俗称“三潭印月”之三潭也），各距数丈之远，略微做鼎足三角之状排列，三塔圆孔洞中，烛火熊熊，光亮灿然，映入水中，竟平白多添了三轮秋月，景色更是幽绝胜绝。

此刻，南面石塔之上，已有一身穿灰色僧袍，身材修伟的老尼，静若山岳般的垂目禅坐着，样子脱类拔俗，一尘不染，身后斜背着一把不满三尺的奇形短剑，弯弯曲曲好似鱼肠一样的剑鞘柄上，都嵌着夺目耀眼的点点明珠，风吹衣袂，宝相庄严，令人不由望而生畏。

原来，这老尼竟也是堂堂一代武学大宗师，以七七四十九招“旋空剑法”，称绝武林的空门侠隐，正是华山派掌门人第一次“武林帖”把持人——了尘师太。

忽然，她双目一睁，精光凛凛，宛如两把利剑似的，看了看踏波而来的两人，炯炯逼人的眼神，忽又敛起不见，目光顿变柔和，含笑道：“我当是谁呢！原来竟是二位道友，久违了，久违了！贫尼在此敬致问候！”

慧悟、紫阳二人，闻言不由异口同声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我等来迟，有劳师太久候了。”话方甫止，却早已一东一西，各自飞落到另外两个小石塔上了。

了尘师太微笑不答，径自抬头看了看天色，又侧耳细听了一下，才又说道：“明月当中，犹是未偏，钟声余音，尚自能闻，不知何谓来迟？倒是贫尼来得过早啦！哈哈……”

紫阳等二人，刚才因恐来迟而不能参与比武，所以一路上，尽量放脚快奔，在这袅袅钟声，还未静止之前，居然已越过十数丈的辽阔湖面，轻功之速，真可令人为之咋舌，不愧为一代武学大宗师。

不过，人到底是人，并非铁铸的，他们一口气疾飞至此，饶是功力卓绝，竟也不由略感疲倦，微微盘坐调息一下，慧悟大师首先开口笑道：“现在不过只差一瞬，钟声即将了止，但仍然还是不见有别派前来，看样子今宵武林第三次大会，依旧是和往年一样，也只有我们三人了。”话声方落，蓦地——

水中深处，突然传出一串细长而清晰的声音：“好——睡——好——睡——真——好——睡——啊——”

这话声宛如万缕游云，穿水传来，似强似弱，时高时低，飘忽不定，忽而东，忽而西，倏又近，倏又远，不但使人无法捉摸，而且最厉害的是闻声气血翻涌，体肤欲裂。

紫阳真人闻声，心中不由暗惊道：“这人是谁？怎会有此功力，看来并不下于慧悟他们，唉！今宵又多了一个强敌。”

慧悟、了尘二人也不禁大惊失色，知道这声音是一种极其难练的绝世武功“厉声断魂音”，此功若能练臻化境，可以逼音成墙，无形中宛如万载千斤闸一般，从四面八方压迫过来，把人压得七孔出血而死，十分可怕，当下不敢大意，急忙收敛心神，运功抵抗。

这时，了尘师太苍眉一皱，心中甚感不耐，嘴唇一阵蠕动，竟已施展出“传音入密”的绝学，丝线语音，破水而入，道：“何派高人故弄玄虚？若是有心而来，当知午夜时间一过，即不得参与此会之规定……”

“哈，哈，哈，哈……”

一阵狂傲大笑声中，十余丈外的湖水，竟然无风大滔起来，怒浪排空，汹汹涌来。

塔上三人见状，知是有人在湖底借着笑声，传发出体内真气，进而逼水高涨成浪，连忙运功望去，不由霍然大惊。

只见浪花澎湃中，不知何时浪头顶上，竟已端正的贴水盘坐着一人，但他身上的长衫，却干干滴水未沾。

这人，是个四十有余，五十不到的中年儒生，白面无须，在黑色葛袍衬托下，样子更显得英俊潇洒，但炯炯灼人的朗目中，却不时闪耀着狡戾毒狠的寒光。

此刻，他虽端坐在浪顶上，却好似置身平地一样，纹风不动，定若盘石似的轻飘飘，悠悠地，活象大海里的一叶扁舟，随着起伏不定的巨浪，逐波而来。

慧悟大师等人，一时俱为他这种绝世轻功震慑怔住，紫阳真人虽然心中也吃惊不小，但却暗自想道：“这书生恃才傲物，嚣张欺人，实在狂得可恶，看他目藏邪气，定非善良之辈，不如给他一记‘乾坤指’杀杀他的骄锐，让他也知道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，好在此时不是对敌，纵然施展出来，也不能算是破坏昔日的誓言啊！”

他心念至此，立生决定，暗中凝神运气，力聚右手食指，袖角微动中，已在袖内隔空遥遥一点，一股绝强无比的阴柔罡风，随势传出，疾去逾电，而且袭击的范围，也越来越广。

蓦地，汹涌过来的排空巨浪，戛然而止，湖水立即平静如初，好似一面光镜，滔天巨浪，一晃已成过去。

那书生似乎做梦未曾料到，竟会有这突来其势的变化，心头猛的一震，丹田真气立即松懈，还未来得及转念，膝下半截身子，却已渗入水中，不由大吃一惊，急忙复又凝聚了真气。

只见，他双手“呼”的平伸而去，轻轻拍了水面一

下，身躯突然凌空拔起，黑影闪动间，势如惊鸿一瞥，盘坐原式未变，但却已飞身至一朵荷花之上，那样子就好象观音菩萨身旁的善财童子似的，荷花托身，悠哉而又悠哉。

他神态虽是潇洒已极，但面色却是难看非常，遮不住他脸上与眼中，所泛现出来的惊骇之色。

这书生性极阴鸷，刚才虽然吃了不小的暗亏，但现在却不动声色，仅把两道炯如火炬的寒光眼神，默默的投在塔上三人，来回滴打着。

半晌，他终于失望的收回了目光，找不出任何一点可疑的蛛丝马迹，心中不禁暗自思忖道：“这三个老不死的臭东西，饶是他们再苦练十年廿年，也无法练臻这种绝世功力……但是，除了他们三人之外，还会有谁呢？……啊！难道此刻竟另有高人在附近潜伏……”

他越想越惊，心悸未消，不禁目光又现骇怯之色，急忙流盼四顾，但眼中所见，水天一色，除了塔上三人外，杳无人迹。不由又暗自纳闷起来，如坠五里雾中。

紫阳真人见他惊慌失措，疑神疑鬼，不由心中暗笑不已，轻咳一声，似有意似无意地道：“施主刚才一连所施展的绝世武功，实为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贫道衷心的敬佩，但请恕眼拙，不识施主何派高人？尊

姓大名？”

书生闻言“嘿嘿”干笑两声，脸色竟不由一红，但随即又恢复白若，心中暗道：“刚才那股阴柔罡气，袭击过来之时，连我首当其冲的人，都未能事前发觉，又何况是他呢？自己真是太多心了……哼！哼！你虽然言词极尽恭维，但等一下也决难饶你不死……”

他想着想着，煞气不由泛现眉梢，眼中两道凶光，电扫了紫阳真人一下，面色峻酷可怖，冷冷说道：“我‘百毒天君’魏三省，乃南荒野人，哈哈……怎够资格被你堂堂武当大派、掌门高人识得呢？哈哈……”听语气，他不但已知道紫阳真人，而且好象还跟武当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。

塔上僧、道、尼三位世外高人，闻言心头一震，暗惊道：“原来竟然是他？难怪有这等罕见的功力！”这时，紫阳真人见他口锋锐利，咄咄逼人，不觉心中怒火陡起，剑眉一扬，脸罩寒霜，不甘示弱，连连冷笑几声，就要出口反讥。

慧悟大师眼见两人气色不喜，似早有怨仇，不禁感到很是诧异，心想：“他们本不相识，何以方一见面，就针锋相对起来，互不谦让，竟失去武林高人应有的风度，这实在真是太奇怪了。”

忽地，他心中一动，数十年前的往事，历历幕现在眼前，不由白眉紧皱，暗叹道：“看来今宵不可能再

办到以武会友，点到为止……”

原来，这狂傲不羁的书生，竟是以毒驰誉武林的“百毒门”之掌门人，他聪慧灵颖，不但家学渊源，还曾拜异人“冷孤子”为师，一身武功出神入化，行径更是诡异莫测，自出道以来，所向无敌，为近几年来叱咤人物，风头之健，不下当今武林中任何一人，尤其心之狠毒，更是无人能超其项背，历来手下无全尸，成为武林黑白两道的头痛人物。

几年前，天下各门派，在“天池”比武时，百毒天君之父“辣手仙魔”魏善摆下“迷天漫地百毒阵”，扬威武林，以绝毒暗器，杀伤“武当派”高人达十余名，虽然后来他也死在“武当派”所摆的“六子连房阵”内，但两派仍然仇恨不化，成为不解之宿仇。

且说，这时慧悟大师眼见两人横眉怒眼，变颜相向，形成剑拔弩张，一触即发之势，不由急忙朗声阻止道：“阿弥陀佛！现在午夜时间已至，两位……”

话声未了，突然半空中传来一声开天辟地之长啸，啸声凛然摄人魂魄，其势更是疾快难言，好似电射一般，余音尚在绕耳，但慧悟大师身旁，却已凌空飞落一人。

来人轻功身法，神速绝伦，实在为武林罕睹。慧悟大师见状不由微感一怔，敌友未分前，纵然他武功卓越，也不敢大意。

刚想作势出掌时，忽然耳畔响起一阵极熟悉的声音道：“喂！我说头上六个大麻子的和尚啊！你发发慈悲，坐过去一点，让我老要饭的休息休息。”

慧悟大师闻言一惊，立即撒掌收势，定睛一瞧，

只见来人竟是个腰插打狗棒，衣补百绽，浑身油污，肮脏不堪的赤足老叫化子，头顶半秃，发色苍然，瘦骨嶙峋，十分可怜。右足夹点着石塔边缘，身躯凌空来回随风摇摆着，样子虽然危险之至，但却也十分滑稽好笑，活象是个不倒翁似的。

慧悟大师这一打量来人，不由心中暗惊不已，身躯一动，刚站起来一半，

那老乞丐见状，似乎已知他心里，右手一按他左肩，双目半眯，怪声怪气的骂道：“你这小和尚，越来越没出息，坐下，坐下！少来这一套！”

慧悟大师忽觉一股绵绵潜劲，直压而下，心知这老叫化子功力无敌，非自己所可比拟的，只好顺势又一屁股坐下，无法再起身拜见，当下连忙把身子向旁移了移，恭声笑道：“老前辈闲云野鹤，少室‘舞剑亭’一别，晚辈已有三十年之久，未能拜见了。”语气略顿，白肩掀动了一下，又接道：“老前辈今宵侠踪再现，难道竟也是为了……”

那老叫化子白眼连翻，十分不耐，打岔道：“废话，废话！难道老要饭的来此千里，不是为了这个，

竟还会是为了特地跑来看你这个没出息的小和尚吗？”说罢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坐了下来。

紫阳真人等三人见状，不由惊骇异常，他们虽不知他是何许人，但心想慧悟大师在当今武林中，位居是何等的尊高，这老乞丐一再以老卖老，出言不逊，慧悟大师修养再好，恐怕这次也再难强忍了。

那知，慧悟大师闻言，竟仍然不以为忤，一笑置之道：“老前辈来晚一瞬，如今时间……”

老叫化子未等他把话说完，已知其意，霍然站起身来，惊呼道：“什么？慧悟，你说什么？……罢了！罢了！想不到我老要饭的一时贪吃，竟忘了时辰，害我白白跑了一趟，唉！真是该死！该死！”双手一扬，朝着自己红光直冒的头顶，就是劈哩啪啦的乱打一阵。

忽然，他“啊”了一声，好象发现什么似的，双手倏然而往，沮丧的语气，也随着转变过来，自我安慰道：“哈哈！哈哈！这样也好，这样也好！反正我老要饭的，生来就注定劳碌苦命，再说那本臭东西，又不能当饭填饥……”

话声至此，方觉失言，舌头一伸，做了个鬼脸，斜眼一看，四人正怒目敌视着自己，心知苗头不对，不声不响，连大气也不敢喘，赶紧施展绝世轻功，纵身离去。